詩纘緒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七

元 劉玉汝 撰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詩惟七月篇兼用三正外此則皆夏正此篇曰歲曰
九月皆夏正也春秋晉史所言皆述夏正則此篇歲
月自當為夏正可知追言蟋蟀在堂而已憂歲暮所
謂思遠者此也其終歲勤苦不敢為樂而即以過樂
為戒則此所謂樂特唐人之樂耳良士之樂雖曰無
荒亦豈如是之甚耶唐人得而知之是則唐人之樂
未見其過但見其憂之過耳其憂思可謂深遠矣夫
勤儉固帝堯之遺風然憂思之深遠視時雍之黎擊

壞之老為何如此唐風之所以變歟
周禮有大蜡之禮樂禮記有伊耆氏始為蜡而行之於十二月也鄭氏謂伊耆氏堯之别名十二月建亥之月按詩言十月納稼滌場則周之收農息老蜡固應在亥月夏商正朔不同則商當在子夏當在丑堯命羲和皆用夏時則伊耆之蜡當在建丑之月皆歲晚務閒之事也此詩所言正與相合則此詩之宴樂其祭蜡之飲乎子貢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其猶醲

歟正謂蜡也唐都帝堯之故墟而醵飲為一日之樂

謂非堯之遺風可乎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

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

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

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以二有與二有取有字相應

四弗直言以喻之何不且以婉言以勸之皆所以解其憂也然弗曳弗婁何至於即死而曰宛見其死死亦何至為他人所取而曰他人是保所謂憂愈深而意愈蹙者以此蓋為之者與言之者皆不合乎中道非聖人之所與也然存之使讀者知風之自而謹所擇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

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鄰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晉雖微弱君也曲沃雖盛强臣也晉人乃不以晉弱為憂而惟沃盛是從且以得見君子為樂不得見為憂至聞其有命而為之隱是但知强弱之勢不知順逆之義至形於歌詠而無所忌憚於是晉故國勤儉之風既久而益衰深遠之意太過而反昏矣大抵晉居北方風氣剛勁其君善治則民亦能確守先王之

遺風而不改其舊一見衰微有以強盛之勢利鼓舞之則其衽金革之氣不能自已於是勇往相從顯言無忌而不知其不可矣嗚呼為民上者可不謹其所以導民之術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此當云興而又比例見漢廣諸篇前興後比各取一

物此篇後比仍用上所興興物更發一義而極言之又前興後比之一體非工於歌詠不能也

上再歎椒下又歎其條之遠則實益多之意自見此雖六字而有餘味且者歎辭也既亟只且其樂只且亦皆歎辭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

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古者昏姻以時而行禮以昏令男女失時而後得遂其夫婦之禮故從初昏至夜分因束薪見星以綢繆類婚姻之事星見為婚娶之時遂託興而各為自慶之言詩人敘之而先敘婦語夫者婚姻失時而得遂尤為女子之幸願所謂所仰望以終身者也以子兮子兮為自謂自慶深得人情合詩意喜自慶而尤恐己無以當之其喜為何如非工於歌詠不能也

次章當即及夫語婦而乃敘其相語者承上起下之體也邂逅謂不期而相遇猶今言天緣遇合也至此夜分猶因所見而相語如此其喜可知首稱良人專敘夫詞末敘夫語并及妻妾得尊卑之序合閨門之和皆喜之意也　良人邂逅粲者各章重韻為韻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以二句興一句詩有此體

豈無他人自釋所以獨行之故所謂獨行固非特立獨行人不得而親亦非狷介自守而與人不親特以無父母兄弟宗族之助而不免於孤特耳是以人之生也五者之大倫不可缺一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猶必資朋友以自輔況孤特而求助於人斯亦當然之事也而五倫本乎天性天性之發必先父母次兄

弟又次宗族然後及于朋友他人也施之得其序然
後無愧於己無悖於理而人之親己者亦得盡其情
若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則謂之悖理矣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則謂之悖德矣人亦豈能親己哉今其人先
言不如我同父同父不可得則莫如我同姓同姓又
不可得然後求助於行路之人則為之朋友者可知
矣故此詩不如我同父同姓之語其義正其情哀其
意若以是心而求助夫豈患人之不相親相助哉盖

當此之時先王之教猶有存者焉故其言有序而於
理無悖如此　後四句不易其辭重其求助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
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毛傳曰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究究猶居居箋曰云云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
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集傳曰未詳又曰此詩不知
所謂不敢强解今以爾雅毛鄭諸儒之說仍備于前

庶見此詩非無解者而集傳不敢强解則繼是解者
可以無容喙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
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
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
天曷其有常

國風之言王者有四馬邶北門衛伯兮唐鴇羽秦無

衣皆東遷以後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人之好賢者苟能謙己以相尊而不敢必其恵顧盡誠以相愛而常思致其殷勤則不患不足以得賢矣

蓋自比杕杜謙也嗌不敢必也曷不自足也君子之待賢者必有筐篚幣帛以將其意飲食燕饗以通其情貧弱而不能為禮則惟有飲食庶可接其殷勤然猶以為無自而致之其好賢之心於是為至故傳云恐不足以致正此意而章末二言不易其辭者亦此意也　各章二之字重韻為韻

此篇與前杕杜首章句同而篇名異或以表篇題或以别音節於此尤可見

葛生蒙楚蘝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
蘝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
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以二物與一事又是一體詩稱亡此愚謂出奔之謂
亡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意者此篇之作婦人以其
夫出亡在外而未得歸故思之切如此予美指其夫
樂府有指夫為歡者亦此意與助也出亡必有助也

獨處自謂晉公子夷吾公子重耳皆出亡在外而各
有從者
四五二章言歸無期而不可得見則要死以相從蓋
惟出亡則歸無期故言其居其室有從一之意焉若
據詩辭則未見其必然亦姑從序說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
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案此篇永樂大典存無解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此所謂秦君未知為何君秦仲為附庸之君其詩未必見采襄公為諸侯之君然後太師乃采其詩歟秦

地本在西周畿内其民於先王之禮樂文物稔聞而熟見也秦君始有車馬僕侍琴瑟其視先王為何如而即驚見誇美之乎豈秦之地僻在深山窮谷其民長子老孫安於文武成康之化日用飲食淳厚質朴未嘗入城邑未嘗見尊貴至是秦君來邑於此民始相親是以創見其始有而遂誇美之乎又或西都盡汙戎俗先王典禮掃地殆盡至是秦君來邑於此始為君侯而有車馬禮樂是以邑民因見而誇美之乎

又或秦君始封雖有車馬琴瑟而猶與其民相親狎無異於平日是以民當國破戎退之後見其始有而誇美之乎於是秦國之風有可感者多矣何以見其始有君有寺人琴瑟乃其常事今特以此誇美之故可見其為始有有而未見而寺人之令祖備人君之儀既見而並坐猶存友朋之素蓋雖為之君而猶未敢儼然以君臨之也又禮有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之文以此又可知為始有歟寺人之令禮之小節故

一言之鼓瑟鼓簧樂之常用故再言之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前篇稱君子此篇稱公公非附庸之君所得稱秦其已為諸侯乎媚子從狩尤不足稱而誇美之亦以其始有故也此此篇序田獵雖止三章而始中終之事皆備序事之法也以車載犬傳記不載惟韓公畫記言

騎載犬則此詩所言虞人翼獸周之制也載獫歇驕

其戎俗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首章先言車而後及所駕之馬言馬者一言而已次章先言馬而後及所乘之車言車者二言末章兼言車馬矛盾而于弓矢為詳秦人性強悍尚勇敢又値犬戎之變而事戰鬬其平居暇日所以修其車馬器械以備戰伐之用者無不整飾而精緻故家人婦女亦皆習見而熟觀之而襄公又能以王命命之大義驅之其民勇于赴鬬而甘于死敵故其家人婦女亦深喜而樂道之是以此詩之作其於車馬器械之細

微曲折隨意形容各盡其制隨韻長短各諧其聲參差錯雜各得其詞而于君子之敵王所愾者又能極情思念而皆合于義焉蓋是時西都雖已陷戎而先王之遺澤二南之餘風草蟲汝墳殷雷之正義猶有隱然於人心者故小戎無衣之形於歌詠亦不自知其適于義特昔為和平之音而今則變為剛烈之氣耳故嘗以為秦襄公有周八百里之地雖曰習戎攻伐尃尚勇力而實藉先王之德澤在人心而得以成

其功耳使平王能因是人心以返故都秦襄亦能因人心而迎王歸京師則崧高烝民江漢常武當再見于平王襄公而宣王與申甫方名不得專美而王風秦風不作矣故陷秦于戎而詩遂列于變風之間君子固為平王惜尤為秦襄而惜之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

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白露言其時耳因下文言水故以見其時之水盛非以詠水也之字指伊人二在字皆指伊人所在也道阻且長固不可至中央則近矣又坐見伊人在彼而已其求而不可得之意自見於言外所以為善詠傳謂不知其何所指者懲穿鑿戒傅會也他云未詳或云不知何謂之類意同此此詩三章一意無淺

深次第不過再三詠之而已耳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以何發問起語法也篇中亦有用此起語者彼爾維何是也說見何彼襛矣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黻繡佩玉祭祀之服其君也哉稱之也壽考不忘願之也

秦君至是始有人君之衣服始有人君之容貌威儀

故國人美之之意雖與車鄰駟驖同而其所稱願視前願其鼓瑟為樂稱其載犬以獵者其氣象不侔矣蓋秦君祛戎立國以漸而得中國人君之體故諸詩先後之序如此而此詩所言為先王法服有人君體貌得頌禱遺意其所以致是者雖秦俗已不純而文武之道未盡墜豈無或識其小者哉此詩最可見也今之讀秦風者但以秦視秦君而不以西周視秦人則見秦而不見周使先王累葉之澤欿然而斬豈不

誤哉夫唐去堯遠矣猶有遺風西周之為秦未久也
而反唐之不若是何薄待吾文武成康周宣而蔑視
人心天理哉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
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
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

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此詩分三良為三章所興各從三良之字易之以叶韻無所取義也前篇秦人見秦君之法服猶有喜幸之意至穆公之變於夷康公從父亂命擅制殺人而又殺其良先王之遺俗盡於此乎觀此詩三良固可哀也而秦亦可哀矣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秦人勁悍而染戎俗故輕室家而寡情義然婦人述已憂夫之切怪夫忘我之多而如何如何之詞極婉曲而不直致且猶有望之之意焉故三章之意重在後語雖非復二南之風然謂秦俗之盡變于戎亦未可也扊扅之歌見風俗通　百里奚為相所賃澣婦

能歌而不識其為妻事奇而理不通恐歌則有之事

未必然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送行而止述其送贈懷思之情而不及其所事者正
得送别之體文選中送贈詩多如此蓋古意也崧高
烝民德業崇隆關繫重大故辭意氣象皆渊深宏濶
而為大雅之作非可與國風例論也又況康公特為
太子重耳歸晉之故已無與焉止述親親懷念之意
尤得世子之體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案此

篇 永樂大典缺卷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詩有首句中用一字而即見全篇之意者此詩是也惟用一湯字而下文所詠之歌舞皆非其正可知宛丘上下無定所也無冬無夏無定時也有情無望寫

出游蕩歌舞之情態最可想見擊鼓擊缶歌也鷺羽鷺翿舞也首章先見遊蕩之情而後疊見歌舞之事實事實易敘而歌舞難畫故有情無望最善形容傳謂歌舞之俗本於大姬愚謂歌舞祭祀而褻慢無禮楚俗尤甚屈原九歌猶然陳南近楚此其楚俗之薰染歟不然則伊川之被髮先有以兆戎矣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作此詩者以為男子與女子皆可東門宛丘南方原市非一所矣子仲稱氏非賤者也越以衆往非一人矣既擇善旦又擇善旦言無常時但遇好日則會也既婆娑於彼又婆娑於此歌舞之餘又贈椒以交情好則聚會未已也績麻為女子本業今不以本業為務而以歌舞為樂故特喜其能棄業而來會也折芳馨兮遺所思楚俗尤甚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身之所居心之所樂若是其薄也而曰可以且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曰豈必其人之寡欲無求如此宜其隱居而有以自樂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陳男女之會皆為歌舞故此詩首曰晤歌後章曰語曰言皆歌以及之耳彼美為誰家之人淑姬又必非賤者之女而與之晤歌又且以為可亦若池之可以漚麻漚菅然曾不知其不可也陳風之不美可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此只言其負期耳而所託之興所見之景有足詠歌

者凡詩欲吟哦上下諷詠者能於短章而有得焉斯可以觀大篇長章矣如此篇不必為男女期會只以章句諷詠自有意味不可以短章忽易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夫也不知何所指不良不知其何事人有惡常謂人不知故為之不已人既知之則當改矣而不改者蓋

自前至今而已然矣故首章極言切責其人從前之
非
人有過常謂無諫我者故自信而不疑今既有告者
則當思人之言矣而亦不顧則必將有害故此章明
言直告其人將來之禍既已切責其非又明告以禍
其所以刺之者可謂能盡其情矣使是人果能聽之
則昔之過可復於無過而何顛倒之足患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

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以彼然與此不然然所興之物與此所事全不相涉興之體也　此詩所言與丘中有麻鄭揚之水意頗相似然彼顯而此隱彼直而此疑此陳風所以不如鄭之甚歟或謂唐葛生予美指其夫安知此詩非有人侜張其夫而愛之乎然侜其夫者不知為何人則當時如此人者多矣陳風豈不以此而可見乎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

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因月出而感興思美人而不見為之勞心而不自已故三章一意惟變文叶韻以致再三之詠蓋作者亦欲詠歌以盡己意豈特讀詩者當吟哦諷詠哉傳謂男女相悅佼人男女皆可通稱東萊謂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愚謂安知非作者喜為是聱牙語歟司馬揚雄賦中連綿亦多聱牙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靈公君臣之事不可言惟首以胡為乎發問下以匪適答之而皆謂其從夏南則其往株林之故不言而言矣下章止言駕馬乘駒舍止飲食無往不在株林不復言從夏南而此意自可知故此詩既得婉曲譏刺之體尤得作詩省文之法不特從其子之言為忠厚也陳與楚鄰楚之猾夏最春秋之所惡而啓楚者

陳實為之使陳君臣不淫夏徵舒不為弒逆楚莊安得假此大義以誅大逆而入夏受盟乎春秋予楚辰陵而詩罪陳於株林聖人謹華夷致懲戒之意尤於詩可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蒲荷二物容色相鮮行澤陂之間見蒲荷之盛而美人一彼一此不得同處而並居則如之何而不傷感邪以蒲荷二物並居雜處容色相鮮興男女之相憶反不如蒲荷也

詩纘緒卷八

元　劉玉汝　撰

檜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

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逍遥翺翔互見以朝在堂亦互見專舉羔裘亦兼見

狐裘逍遥翺翔見其不自强如膏有曜見其好潔耳

互見例與伐檀同三章末二句意一辭異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藴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不見而願見故曰庶見首以素冠棘人並言後章止言素衣素韠不言棘人而棘人自可見後章承前例多如此減棘人一句而增同歸一句增損文法也不見則傷悲藴結庶見則與子同歸如一愛慕之愈甚

也孝子之事親養則致其敬喪則致其哀乃良心天理自然而不能已者聖人之制喪禮亦因其自然而為之中制非以强世也故三年之喪過之者固非而不及者尤不可也後世教衰俗薄人或喪其良心不肖之不及者或不知執親之喪則天理或幾乎滅矣此其世道為何如哉檜國之君子自能執喪矣人之不能者於己何與而發於言者君子錫類之心也且天性之親一也人心之理同也初何彼此之間哉故未

見則顧望之庶見則愛慕之示之以悲傷顧愛之情使人諷誦而此心之天三年父母之愛皆將自有油然而生者豈不猶足為世道之顧幸也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此全篇興體也與兎罝同此體惟此二篇耳蓋此詩本詠政煩賦重已不堪其苦因見萇楚而嘆己之不

如言萇楚則無知已則有知而憂萇楚則無家無室已則有家室而累詩之所言者全只是萇楚耳已之有知有家室之意猶在所言之後故曰全篇興或曰如此則當為比曰取物為比則全不言所事曰比今以彼之無知無家興此之有知有室所興之物與所詠之事相應不得以為比故曰全篇興家室皆累而累心為重故先言無知枝華實以有一為實見遂取以詠蓋華實非同時與桃夭黍離同興之體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

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檜小國也君子不思自治其國而憂周室之陵遲不亦迂遠乎天下者周之天下也天下之不治由周室之不治也周室而既治天下寧憂不治乎而況于檜乎故匪風之思治非思檜治也思周治也非思周治也思天下治也此君子知世道之極而尤知治道之

本他國所少有也又邶以下分五方之國以形天下之風而檜曹之所思者乃天下之治正與五方之變風相關蓋合變風而終之且以見變之可正此匪風下泉所以終檜曹檜曹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程子陳氏之說備矣說見于後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愚謂蜉蝣之羽一句比比不能久存也衣裳衣服平居所服而有鮮華之飾信可喜也麻衣弔服而有明潔之色亦可觀然此乃其細耳至於脩身之大道處事之遠謀則無有也是此人之衣此衣者特蜉蝣之久耳豈不甚可憂乎於我居處者欲常得以言誨而身教之也忠愛之意也舊說以為好奢蓋常服既鮮華弔服亦明潔過於常制者皆奢也國中而有此非

奢乎時人猶且不可況國君乎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

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

季女斯飢

首章以彼人之所執與此人之所服隱然見彼宜此

弗稱然未顯言故傳以何哉二字起次章三章託興

興詞乃明言其不稱謂不稱赤芾其字指首章赤芾

言末章乃取物為比言小人氣盛君子道窮則此詩

刺遠君子近小人之意昭然矣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

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

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在桑見母之專一七見其子之衆又見其子所在不

一而其母飼子子仰食皆平均如一焉梅棘榛隨下文變以叶韻耳儀一心結從表說向裏由外以知內容貌為德之符也首章言儀與心次章承上儀一心結而極言其服稱德以詠嘆上文之心與儀三章不復言心止承上言儀而美其正四國末章又不復言儀止承上言正國人而祝願其壽考其言先後相遞如升階上進一級則下退一級作詩之一法也衛終風詩近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
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
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
郇伯勞之
關雎興兼比而止曰興此比兼興而曰比而興發例
也他詩前比後興者當云比而又興不可與比相混
說見漢廣
春秋之時王者之號令不行於諸侯矣小國之困弊

皆由霸主大國不見恤周焉得而病之今曹之君子不堪其困而思周周其果能振曹乎夫子曰吾其為東周乎蓋欲興周道於東方也東方之周未甞不可興而謂其不復可西者豈其然乎蓋惟王室陵夷而後大國放恣小國困弊使東周之君臣復有如文王郇伯者為之則天下將皆受其賜豈獨曹哉此所以思周也說見檜風

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

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七月之詩周公陳先公之風化乃公劉治國國治之事也成王為世子周公相武王以叔父為成王師以為成王天子之儲貳雖未有天子之責亦不可不豫教以治國之道而治國已然之迹莫如公劉治豳為最顯固於成王為易知而周家以農開國稼穡艱難

之務尤於成王為所當先知者故作是詩然是詩所陳雖為治國之事而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隱然全具於其中蓋詩中所言天時地利民情國法者事物之理也至誠惻怛憂勤忠愛者身心之事也男女正位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一家之道也衣食耕桑狩獵祭飲者一國之務也其言雖專陳其風化而其意實欲以進君德故七月一詩上述先公風化之迹下寓世子教學之法外見王業基本之

弘內備聖學工夫之細詩以永言聲以諷誦使人易
於感發而樂於聽受此周公所以為善教善戒也七
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天時也流火天象也觱發栗
烈天氣也南畝地利也授衣于耜舉趾同饁民事也
月用夏正日用周正官述田畯國制也無衣同我而
下皆人情也何為以人情言風化以民俗見民俗以
人情見也蓋人君理人之道本諸身者為化施諸事
者為政行乎人者為風一人感之而為情衆人習之

而為俗故觀人情而後民俗可知觀民俗而後風化可驗七月一詩欲以民俗見風化以人情見民俗故每章推舉民事而必以人情終之七月流火三之日于耜先時而豫也授衣舉趾同饁及時而勤也豫而勤者民俗之厚也無衣卒歲見一已之情同我婦子見一家之情至喜見上下之情田畯之至惟有喜之而已民自用力不待督責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首章有此體也首章總言後章至末章

分言以終此章之意惟長篇有此體也
次章起語復用首章二句三章只用一句而前意備
具詩多此體也春日天時也夏正二月之春也載陽
遲遲天氣也或以遲遲為三月非也二月蠶已生故
求桑採蘩皆當為二月倉庚桑蘩物理也執遵求采
民事也女心傷悲見父母之親男女之別夫婦之義
上下交相忠愛之情後章皆放此推之
蠶月或以為三月今以前采蘩推之則條桑當為二

月雚葦鳴鶪豫也條伐勤也載績為裳勤而成矣去

黄總言蠶績

自秀葽至隕擇之時已憂不足以禦寒豫也于取纉

獻勤也後章皆當放此推之竭作盡起衆往也分為

裘獻豜為兩段變文也又見無已之愛

斯螽莎雞蟋蟀同物而異名者隨天時以為氣候也

舉蟋蟀於四句之中又八字一句者變文也十月而

曰改歲周正也首章卒歲用夏正此改歲用周正呂

氏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愚按唐虞有夏皆以寅為正朔而甘誓云怠棄三正以是責有扈則當時三正之用不特民俗矣商正建丑而月數仍寅則商亦兼用商正夏正也公劉國於夏商之間其所用當時之正朔雖不可知然以豳詩逆推之則其國民俗已用子紀候特未有時王用之耳至周有天下遂用之為一代之制然周官所紀正月者周正也正歲者夏正也是周亦兼用三正也夫子作春

秋因魯史用周正而書之然當時魯晉史官多言夏
正夫子未嘗見譏杞國猶存夏時夫子見取而詩三
百篇周詩皆用夏正夫子亦未嘗見刪也呂氏所謂
周特舉而迭用於此尤為可證夫三正通行遠稽唐
虞近考夏商猶皆用之況周監二代者乎周有天下
頒歴授時雖尊一代之正朔然周官法度王朝典禮
猶兼三正況諸侯乎又況豳當夏商之時處遠僻之
地用子紀候夫何疑乎又況七月之詩兼用三正而

陳之天子播之聲詩則當時後世有不然乎是則迭
用三正不特豳也且不獨周矣且三代更王必新制
度正朔雖重而三正不棄其立法甚寬也觀於周禮
與詩皆可見自夫子作春秋書王正說者推明大一
統之義而後正朔至重而立法甚嚴夫正朔之法固
重且嚴矣然乃以夫子所書一代之制例視三代之
法是知春秋於既作之後而未究春秋未作之前愚
未見其說之可以盡也

春酒之春夏正建寅之春也篇中言春者三載陽遲
遲皆為二月之春則春酒為夏正之春可知謂之春
酒者至春而成也以介眉壽豐於老者之情食我農
夫儉於少者之情隨時用物而有節可互見焉
築納既同治田之終事入執宫功治室之始事未及
乘屋之終又思播穀之始所謂始終農事者如此此
篇皆見農事憂勤艱難而此章尤見其極耳見始終
之意吕氏之說盡之納稼無麥此統言農事之終故

并以麥言二我二爾自警戒也

沖沖非𩴾非聲而曰意見人情也當涸陰沍寒之時而鑿氷之人有沖沖之意則納冰開冰之競勸可知預戒於九月速畢於十月曰以下皆民自相謂之詞觀二彼字可見勸役見民之忠稱壽見民之愛而有甚意秀𦗟章終首章前段以夏正周正言鑿冰章終首章後段以周正夏正言皆與首章相應末萬壽結詞也

籥鼓見豳樂之器擊吹見豳樂之聲逆暑迎寒祈年國蜡見豳詩之用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而又用之於祭祀皆周公制作時所定也當此之詩謂之豳末有諸國之變風而列於二南之後正雅之前者體同國風而用同雅頌故也其體則大師辨之其用則籥師掌之瞽矇誦之其重如此豈變風諸詩徒存肆而備觀省者所可同哉此豳詩之用最為可據者若作者之意則所言至近而所包甚廣非聖人不能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
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
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
搖予維音嘵嘵

詩有全篇興有全篇比此篇只為鳥言呼告鴟鴞之
詞全不說出所事故曰全篇比與螽斯伐柯同鴟鴞
比武庚子比管蔡室比王室恩勤鬻閔比情愛篤厚

次章比已預備患難三章比已勤勞皆前日事末章予室翹翹以比今日事維音以比作詩此篇見周公之心忠於王室用力極勤成王天資極高受教日久服除難平而學問益進故一見公詩即知公意雖公未即歸輔已而亦不敢誚公又適當雷風之變啟金縢之書遂感泣謂周公嘗以身代武王之病則小子親往迎之以歸禮亦宜也遂出郊而迎周公焉說見後　鄭箋引書以辟為避居于東蔡氏釋書取之蔡

氏說經朱子訂定今朱子詩傳乃不取鄭箋而從書孔註以辟為誅辟說不同皆朱子所取然語錄尤以誅辟為長則讀詩者當從詩傳可也　此篇各章前後上下句長短不齊第三章五子而一加曰字末五句四子變文法也或兩句易韻或一句無韻或句句有韻用韻法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章首四句每章重言有與下文意相關涉者有似相關涉者有全不相關涉者蓋後章用前章首句以起辭如七月伐木之類詩有此體也但有用一句或二句者此則用四句又是一體也　前二章言始往久外將歸在塗未至之事故有悲傷之情後二章言既至之事故極喜樂之意行役雖有始往久外將歸在途未至已至六者然人情大端不過憂喜二者而已今東山之詩深體其情曲盡其意而備述其事真如

身歷而親見之者所以能感人心也末章所謂舊即
上章有室家者也東山勞還詠新昏而以倉庚興出
車勞還詠執訊獲醜而以春日卉木為賦皆極形容
不歸無韻合下章重韻為韻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
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
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此篇一見周公之心二見軍士皆知周公之心三見周公之心明白正大軍士知而信之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其所以能心周公之心者以能知大義云爾知大義則知周公之為此舉所以為四方也所以哀我民也我雖破斧缺斨乃義之所當然也故不惟無怨且樂為之死以是答公之勞已非真知義乎然非公之心有以感其心不能也　此篇三章一意惟變文叶韻耳語再三而意深遠此下數篇舊說從序極

辭費集傳平易明白真可以見天地聖人之情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用二事正説覆説以比一事而一事之二意備見又是比之一體非傳則此意不明蓋舊説以之子指周公與九罭同故其説牽强今以之子指妻為比比體既定而詩意渙然矣或疑同牢之禮無籩豆此以詞害意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前一章言周公在東二章言公將歸專為將歸而發故再言之在東託興於罭魚將歸則託興於渚鴻興有隱然相涉者此類可見袞衣承首章公歸承次兩章而終以一句乃詩之本意也蓋代柯九罭二詩為周公在東之始終始見東人得見公而喜終見東人

聞公將歸而悲東人之悲喜如此自非深知公之心
敬公之德感公之恩而重公之望何能如是哉夫東
人非不知公之歸相成王將大惠天下東人亦與受
其賜而敬愛眷戀之私情自有不能已者然則此詩
之作豈非周公東方之甘棠也哉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
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愚嘗於成王疑周公之事不能無疑嘗考其說而未

知所自竊以為三代之事可據而信者惟經與傳耳今詩豳風書金縢皆無此說孔子孟子亦無此言他有是說果可信乎詩載破斧將士之詩將士不獨東人也狼跋詩人之詩詩人未見必為東方之人或者為西土之人為天下之士未可知也夫周公忠誠之心從征之將士知之會伐之諸侯知之東方西土之人天下之士皆知之何成王親炙周公日見周公受教周公乃獨不知公心而有疑於公耶金縢書周公

致辟之事止書二叔之流言畧無成王疑公之意惟下文書誚公書問諸史有若疑者書王執書以泣有若渙然疑釋者數語不明遂啟傳會後儒又不順考經文深究其旨乃輕信不經之言誤解金縢之書遂使周公之心不白於後世成王之德終累於千載豈不惜哉故愚於金縢嘗備論之亦復存其畧於此以待博雅者去取之

竊謂疑字當作野字蓋咏周公不兼見疑之意只言

讒邪之口可見程子之言亦專論周公德無愧於先
王行無顧慮而致其誅辟也自讓大美非周公有此
意有此事詩人特發此論以尊美周公故曰立言又
詩之一體可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九

元 劉玉汝 撰

小雅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燕享本欲以通上下之情洽賓主之樂然所求乎嘉賓者惟在於言行而已惟君子有言教有身教言教不如身教之入人深故首章言所以燕賓者欲其以言教我也次章言君子有身教不待言語而示我者深故致其殷勤欲賓燕飲而且敖游焉末則止言燕飲厚致殷勤而欲以樂君子之心蓋心者身之主言之所由出也既能得其心之樂則言教身教自然無已矣夫燕樂而欲樂君子之心君子之心所以

樂之者惟在於言行則燕賓者非以口體為養賢者
亦不以奉口體為悅燕飲之道莫加於此此鹿鳴所
以為詩之至而燕飲教肆必用之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馬行不止道路回遠歷遠經久勤苦之意備見於二
語之中嘽嘽衆盛貌皇華征夫在其中我心傷悲以
心言不遑啓處以身言人之為人身心而已心憂身
勞而行役之情可知故先言之翩翩者鵻三句興二
句王事靡盬忠也將父將母孝也忠孝人之大節父
母人之大倫行役而念室家者常情念父母者至性
聖人體人之情語其至者故本人情於至性寓大節
於私恩既知其勞而忠尤知其忠而孝故不特有以

慰其心而且可以勉其德所以為聖者之作與末章述前四章之意而申結之舉四駱以見四牡言毋以見父文法也若曰因上章之文則亦無父言矣作歌雖曰設言然前之所言即所以代之歌故曰是用或以為前之所言者未足以盡其情故復欲聞其歌云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

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

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来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以伐木興鳥鳴取辭意相應後章用首章興不必與下文相關詩之體也東山皆以四句賦發辭體與此同相彼者觸物而有感於外矧伊者反已而有動於中猶者相形之辭以彼形此以見已求友之本心朋友以義合以信交人能篤信義則神聽之而和平所以質諸神者欲朋友知已好友之誠意和平謂神和平和平屬神小明神之聽之之下言以女介爾皆指神則此和平亦指神何疑聲字重韻為韻

朋友有父執先輩有同儕後輩酒美牲肥致潔盛陳
待尊者之禮也寧彼適不來而無以不召致咎待尊
者之情也酒多罷設待同儕之禮也恐以小節致愆
而欲不計有無伹及閒暇而與歡飲待同儕之情也
蓋雖皆欲盡其先施之道然待尊卑有宜處隆殺有
等制厚薄有節文無不具而情無不至義無不適而
禮無不厚此所以能致已之情樂友朋之心而無愧
于神明也燕朋友無不欲其來而曰寧適不來豈逆

其不來而偽召之乎蓋設言其來耳古人無閑暇飲酒之禮又沽酒聖人不食今云然者亦設言之耳且上言釃酒而下言無酒其設言可知蓋欲致其先施之意故其言如此首章統言求友後二章分言燕友而下文不相對蓋末兼結意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

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
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歐陽公言天保其辭重複蓋人臣報君無以措其意
則惟稱頌其獲福而已然其意已至而猶以為未至
是以其辭繁複而不能已此報君之至情也今考其

辭既曰保曰定而又曰孔固單厚曰除曰多益曰庶
曰戩穀曰無不宜曰有曰遐曰日不足曰興曰方至
曰增曰萬曰無疆曰多曰徧爲曰恒曰升曰不騫不
崩曰茂曰承言保定爾俾爾者各三言降爾卜爾詒
爾者各一言何不一言莫不無不者三言如者九言福
者三言壽者二而又曰祿曰德其繁複亦至矣然意
有序而不亂辭相變而不齊故雖繁複而不覺善於
咏者也君尊也其能予君以福者惟天惟祖宗而已

故首言天次言祖宗祝君之體也篇首直從天說起只言福而不言所以為福次及祖宗乃言其以孝致福乃以祖享子壽為福乃以民質助德為福蓋天尊也故統言之祖宗親也故二章詳言之而天亦不外乎是至末章則總言之孝者福之本福者孝之效予壽助德者福之實也又此篇有天人交相與之意蓋天固有以與之尤必君有以受之則天又常以與之矣故除受承三字皆有深意除如歲除舊歲將除而

新歲復至也承如松柏舊葉落而新葉已生也受猶令人言容受消受如海能容受天下之水又能消受天下之水不可限量也君若足以容受消受天下之福則天既予之而又予之相除相承亦豈有限量哉若有時而滿則無以受之矣天雖欲予之豈可得乎故此篇此受字屬君非可泛以受福之受觀之此意

愚聞之先師云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
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
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
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
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
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来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来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采薇遣戍出車勞還而出車之辭多與采薇不相應采薇言戍役出車言城築攘伐采薇不指名主將出車則指名南仲采薇言孔棘於在戍時出車則以多難且急而往采薇言君子小人為常例戍役之將士出車南仲固非常例戍役所宜任伐西亦非常戍北

者所當行采薇言豈敢言豈不或戰或守無必定之

計出車言戰勝執獲而還之事杕杜此勞言不相應

竊疑出車為勞南仲之詩其後乃移而為勞還之常

用耳又疑遣戍乃每歲常制不必常遣大將又不必

皆天子親命也出車乃因玁狁内侵踰越城邑其勢

甚急故天子親命大將特往城築而驅逐之乘勝西

伐而還又守備四夷不命之方伯連帥而王畿之民

往任戍邊意者周西邊戎北則邊玁狁其地無方伯

諸侯故周以畿内之民戍之耶然出車所言乃大將
率師自天子所由牧歷郊而往似非畿内常役也故
愚疑遣勞之詩其初先有采薇後定尊卑異等之制
乃一采舊一新作以勞還歟
此二章泛為將帥自言承王命召僕夫出車建旐設
旄而往者以多難而且急故已憂而僕悴也未言其
所如往未見大將之為誰也
三章乃明言主帥大將為南仲其往也為朔方城築

攘伐玁狁之事首言王命見王命將之重繼言命我
見大將傳命令衆之嚴終言于襄見功成之赫赫稱
賛而歸美之也此章備見此篇所詠軍事之本末蓋
詩有首章即見詩意者采薇是也中篇方見者此篇
是也有末章乃見者采芑是也
四章亦為將帥自言其往來之所遭其歲月雖可與
采薇相合然此乃南仲出師往還之歲月不必合采
薇而論之可也以簡書為戒命則將帥皆可言以為

臨遣策命則必大將重事乃有之非常典所用也

五章為將帥家人言之召南草蟲有此語亦大夫妻之詩也

末章又為將帥至家之言蓋前章為將帥家人言將帥未歸之由由伐西戎而未歸也此為將帥自言至家和樂之由由玁狁夷故歸而樂也然赫赫之詞皆歸功於南仲故曰此勞南仲之詩而偏裨副貳之將帥皆在其中則受是勞者其有不感悅者乎二詩皆

首言往末言還敘事相似蓋詩有起結自然之體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前二章首四句是追述其在戍時歎已久役而傷悲

後三句是述其想像家人之思已末一句思己之詞也家人不自稱女心也

後二章乃述其室家望君子之辭王事靡盬見其為忠憂我父母見其為孝與四牡意同

末章言父母室家之情不來則心之孔疚惟憂其不來而已若期已過而不來則莫知其故故為之多端憂慮多謂非止於一端也一字亦曲盡人情憂疑多端則卜之筮之而合言其近亦足寬已之思既而果

近而將至其喜爲何如不言既歸而既歸之喜可知
矣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愚謂傳言所薦之羞下當有以起興三字不然則賦

矣極道其下當有酒字燕饗皆有酒惟食無酒故此以魚與酒而多旨有偕止詠酒耳有與又通謂既有又有接續不絕亦多之意物兼酒與羞言嘉如大饗之尚腶脩肉乾酒清而不食飲取其嘉也不貴多品也尚其敬而已矣偕如酒醴與玄酒並列鉶羹與大羹同陳與其偕也不饗其味也尚其質而已矣時如春行羔豚不必腒鱐冬行鮮羽不必羔豚隨其時也不強有也尚其誠而已矣蓋多旨有禮之備也嘉偕

時禮之精意也既盛稱備物以見其意之勤復約言
精意以深見其勤蓋慈惠恭儉之意而言之所以為
燕饗通用若止稱盛多以為勤則儀不及物矣亦可
饗乎以是優賓恐非所以為優也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
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
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

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魚旣嘉矣又罩汕不一而皆得之有樂意故以與樂

衎綏之謂賓樂而心安於我忘其孰為賓孰為主而

心與之一此樂之至也又思以見至誠有加而無已

蓋雖不復言樂而欲賓樂無窮之意亦隱然於其中

主人意欲樂賓而工道主意言賓樂至於相安則至

矣而又道其無已之誠是猶以主人樂賓之意為未

至也可謂善於道人之意者矣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詩人先有一再歎咏君子之意故托興亦以二山二

草之崇高盛多者而言與有榛有苓有樞有榆之興不同觀下文兩稱樂只君子可見此又詩之一體後章皆承此興而易其韻非有異義也

此詩必屢稱樂只君子而咏嘆之尊敬之意藹然已見下文美其德者頌也祝其壽者禱也前章言君子為邦基本而有光華末言所以為基本而光華者至第三章而後言所以能立邦家之基者由其德能使民父母之盖民為邦本也所以有邦家之光者由其

為民父母之令聞不已也此君子之德實也然先言
基言光而後及此者先虛後實咏歌優游之體也且
詩凡五章皆言德壽此章居中專言德而不言壽意
可知矣後二章變其文而進其意前二章先德後壽
後二章先壽後德前曰無期無疆後兩曰遐不言已
壽而益壽也茂指德之在今日者後指德之在後人
者言德音不已於今者益茂而後又不已也首先稱
德而末又專歸重於德蓋尊賓者尊其德齒而德尤

尊尊賓莫大於此故以此始終焉
三詩皆與鹿鳴相關始歌鹿鳴主人自道其情及笙
樂既畢則又為樂工之詞以申道之鹿鳴已已厚賓
樂賓尊賓之意至此申達此意則分為三詩所以益
致其情也然鹿鳴歸重於德此三詩至南山有臺之
詩乃専以德終之蓋合前歌間歌而始終於德所以
樂而不淫和而不流也三詩有序優而後能樂優而
不樂雖多奚為樂之而後能尊之然不知所尊則唯

口體之奉耳烏足尚哉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既見而此心輸寫如此則未見而想慕何如也燕笑

語諸侯燕而相與笑語譽處謂名美而身安世有身安而無美名者不足樂也此有善譽而安樂斯可謂之安樂矣此皆指諸侯衆之裳裳者華之譽處可見我心寫兮者天子見諸侯而喜是以有譽處者諸侯得天子而樂上下交驩之意也此章天子自述已與諸侯相見之情即有藹然驩愛之意後章乃致頌禱寓勸戒湛露采菽行葦皆然此所以為燕樂也凡詩敘事未易敘情尤難

為龍為光言諸侯之來足為天子之輝光褒美之也
其德頌之也壽考祝之也不爽因頌其德而以不爽
為戒不忘謂人不能忘觀烈文可見因祝其壽而以
不忘為勸也
孔燕㷀言燕飲燕樂豈弟謂德將無醉兄弟凡同氣
同宗同為列國同時朝會燕饗者皆兄弟也此必有
諸侯同在燕席者故以家人之兄弟美之舉親以包
疎也豈㷀不爽不忘言故樂此章褒美頌禱勸戒與

前章同末章則不復重述惟稱其服飾福禄而已所謂不盡人之歡者與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私燕燕同姓諸父兄弟于路寢醉言其節宗言其所二章蓋互見也不醉無歸以情言載考以禮言情以

愛為主禮以敬為主禮勝則離故首言不醉無歸以致其相愛之情樂勝則流故次言載考以致其相敬之禮情欲洽而禮欲成夜飲之本意也故於首次二章言之先情後禮者禮以情而行燕以樂為主也

德蘊内外以顯允為備言顯於外而實於中故顯允之人其德無不令者儀主容貌以和易為美言和易在中而形于外故豈弟之人其儀無不令者德即德將無醉之德儀即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之儀燕久則

易怠既醉則易肆失德失儀多在此時況夜飲乎故以令德令儀襃美之而因以寓戒焉令德因前章之興令儀則別取興興有因易而下文所咏相對亦是一體邶綠衣似之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諸侯朝正燕詩猶戒此賜彤弓使得專征賜大任重而詩無勸戒何也蓋王賜彤旅自有誥命如文侯之命稱美戒勉之辭已具故此惟述其賜予燕饗之情而已然詩言藏之重好之誠予之速如此使諸侯能體此意必能思盡其道矣一詩之意備於首章後章特申述之耳藏統言其在王府弓必先櫜而後可藏也中心二字包喜好大飲賓曰饗右謂坐賓於右所以尊賓也醻謂酧自飲而飲賓所以厚賓也二者皆

燕饗中一事故曰後章止申述以致再三殷勤之情
而已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
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
我心則休
首章為興蓋以莪之在彼興我之有此言莪則盛而
在彼中阿我見君子則樂而有此禮儀儀謂燕飲之

儀待賓客之禮也此篇所以見其為燕飲賓客者以此或以為比者為後章起也當各隨下文觀之凡詩末章有總始終言者此無未見既見言所以結之也愚按毛傳菁莪後為六月以六月為變雅之首集傳謂楚茨而下十篇疑正雅錯脫在變雅又謂魚藻采菽與楚茨等相類按楚茨十篇元在鼓鍾後青蠅前魚藻二篇在賓筵後角弓前今若從傳移置此十二篇于菁莪之後不惟可復正雅之全且使武成康之

際祭祀朝會田獵燕饗務農講武之典略備于正雅之中而一代之盛治爲可考說者不必曲說而辭意自明白豈不韙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

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首舉六月中含數意一紀出兵之時二表用兵之急三見不得已四見事關匡正之大也王國謂中國也匡正中外之分也與一匡天下之匡同

次章承首章載服用急之意而言四驪見雖急而馬有餘練有素馬閑服成於本月見雖急而應變從事之敏速于三十里見雖急而行止之有常度皆承用急而言兩言王命出征皆暗指大將

三章言軍容盛大故可以建大功武事嚴敬故足以定王國王國定而中外分定矣亦暗指將帥

前章言孔熾而不言所以熾言伐而不言伐之所在暗言將帥而不言將帥之為誰至四章方明言其深

入而後知所謂急者誠不可緩五章明言大將吉甫
而後知承王命匡王國者有文武全才此所以大功
成王國定也此章方歸功吉甫
末章專言吉甫功成來歸燕飲之事舉張仲而言孝
友者尊德也且以見吉甫之有德非特才全而已此
二章皆稱吉甫者蓋一篇之意歸宿於此此詩之所
由作也其敘事先後次第甚明矣舊說以為美宣王
非也此美吉甫也宣王北伐之事因此而見之耳嵩

高烝民之作見吉甫之文六月所詠見吉甫之武吉甫作者也美吉甫者亦必作者也而當時有其人焉則韓奕江漢諸詩序以為吉甫所作者傳安得無疑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

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此詩以采芑起興而于田于畞有耕者不變之意于此中鄉有與民雜居軍無私馬之意賦其事以起興

亦可因興而見其事也涖謂臨之於上故下言軍旅
車干之盛率謂率之以已故下專言方叔所乘所服
之美徒能臨之而不能率之豈得為賢將故此篇特
以率止終篇而各詳其實馬其車三千總言其盛師
干之試見師衆之練習旂旐央央見號令之精明四
騏而下見其為大將約軝而下見其為命大夫若謂
在軍中服此命服則是以辭害義矣三章言戰故不
復以采芑起興而以隼之飛止興用軍之進退再言

師干之試為將戰也率止下乃言將戰末言進兵振旅而特稱顯允方叔者大其用兵之有法而美之也末章言蠻荆服叛之始終即此篇所詠用師之本末也說見出車獨言率止者見方叔不特能壯其謀蓋在軍又能親任勞苦將率三軍而身先士卒者乎此戰所以勝也執訊獲醜見戰勝而凱旋戎車而下見師完而聲振再稱顯允方叔所以大其信威懷遠之功也後世用兵有合於此者其惟諸葛孔明乎

詩纘緒卷十

元 劉玉汝 撰

小雅二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

嗚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
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首章盛稱車馬言自鎬京王朝往東方蓋兼朝會田
獵之意而未明言次章方言將往東都之圃田三章
亦未明言獵時事四章言諸侯會同正此篇本意見
為中興會朝而田獵也五六章正言狩獵七章言終
事末總敘始終敘事次章最為明白此詩本美宣王
而只稱有司此所以為美宣王也先後皆述有司中

閭乃述諸侯所以尊王朝也宣王當遯玁狁服蠻荊之後大會諸侯東都而田獵中興之盛舉也其至東都也百官景從六師扈從諸侯五方雲合而鱗集朝廷之盛禮方國之儀章軍旅之紀律蒐田之軌物皆在於是固非西都歲時常制所可同尤非前日久廢之舊迹所可及有司之各庀其職豈有司所能自為哉然詩人稱之既極道其輿盛尤深見其静治葢徒御車馬之堅好旗旐之鮮明芾舄之絡繹射御精而

殺獲多則止見其興盛而已於興盛之中而有靜肅者存則典禮儀章紀律軌物之行乎其間者既可見其秩然而不紊粲然而可循尤可見其不勞而治不煩而成車攻之中興所以究然成康周畢之盛者以此非徒謂其氣勢威靈之赫而已也故此詩始言選徒中言不驚終言無聲而蕭蕭悠悠尤極形容非詩人深知舊典親見當時何以發此哉讀車攻者尤當以此意觀之

君子指有司其曰君子猶夫子言君子哉若人之意言信乎其為有德位之人也有司而有大成則王朝中興之事業其有大成也必矣故允矣展也對言所以深信之

東都講武之詩盛時則有瞻彼洛矣中興則有車攻瞻彼則惟稱天子而頌禱之車攻則詳述田獵而形容之蓋出於久廢也詩之正變於此可見以久廢視中興則車攻盛矣以車攻視瞻彼洛矣則瞻彼洛矣

之氣象又何如皆可以竝觀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篇首言獵前期事中言獵時事末言獵終時事一篇備見獵之始終從其羣醜有驅禽待射意悉率有競

勸意於三品惟舉中而言有不敢自謂足充上殺之
意此宣王西都四時之田本為常典然久廢而中興
所以可美又此詩雖美田獵而最見中興之人心蓋
周室中衰人心離散宣王中興能修政事一有田獵
人即興起而樂趨之故詩人中間兩稱天子見其從
天子而來首言可以從禽則有先事趨赴之心中言
悉率以燕則有親上愛君之心末言獻禽則有尊君
奉上之心人心如此此宣王所以中興中興所以可

美也孟子云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

喜色東萊謂見上下之情者此篇最可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此篇興比之例最為明白可以類其餘　三章皆以劬勞言劬勞于野真可憐之劬勞也所謂劬勞惟在

于此雖則劬勞不敢辭劬勞也蓋勞于築室乃所以爲安也作歌出於劬勞不敢忘劬勞也其究安宅無復劬勞矣故追述安宅以前事而歌之於安宅之後所以始終劬勞之意也然歌聲可聞也歌辭未易通也而況所以歌之意非哲人其孰能知之哉築室必以築垣言者作室任匠築垣役衆以役衆之最勞者言以見其成

此詩與前都人士篇先後相應前日萬民離散已不

復見昔時之美美至是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有此詩以此推之則都人士之非昔者其以厲王暴虐稼穡卒痒而致此具贅卒荒歟豈必如幽王戎狄之禍而後有此哉　此言前都人士者指所移置都人士在六月前者言之見正雅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如何問辭至止者想其將至其實未至也將將尚遠
噦噦漸近觀旂則既至矣然皆想辭非真見真聞也
所以見其勤此詩見王既勤於政而於諸侯猶有拳
拳晉接之情故於君子之朝也想見之尤至待遠者
既如此則近者可知曰聲曰觀皆想聞想見者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
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

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
敬矣讒言其興

此以四句興四句　首章言亂而不言所以亂起語
體也後章乃言不蹟訛言蓋上不循道下有訛言亂
之證也彼不肯念者豈無父母乎苟有父母則念矣
誰無父母甚言朋友之不肯念也若我則念而不能
不憂憂之則不能忘矣然憂之如何亦曰敬而已矣
蓋朋友有莫念者有能敬者莫念者我則代為之憂

矣能敬者我則反諸已而自修焉葢念有思患預防之慮而敬則謹身遠害之要也念而能敬斯可免於亂世矣不然則雖念之至憂之深亦何益哉憂人而及其親反已而一於敬念亂而憂莫善於此矣

末章六句毛鄭以前已脫兩句今首句猶可知次句不可知矣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

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陳善納誨或於君或於友不可知也不直言明告而託物為比者物顯理隱即物觀理而易曉也誠不可揜者知其存誠也理無定在者欲其窮理也愛當知惡憎當知善者欲其正心修身也所以知為正心修身者大學以忿懥好樂為正心以愛知其惡惡知其美為修身也程子言先立誠意以格之朱子言存心

而後能致知故彼存誠在窮理之前又言致知而後
能力行故此正心修身在窮理之後朱子又嘗言窮
理修身斯學之大即此意也輔氏之說非也由是四
者謂四物天下之理謂四事　程子之說乃憎知其
美之意但傳則處常之事程子則處變之事至曰義
理生道德成則皆指身心而言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
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

于恤有母之尸饔

以國體言之予王之爪牙所當留衛而久役于外汝豈無王乎此義之所不可者也以國法言之有父母而無兄弟者所當歸養而久役于外汝豈無父母乎此情之所不忍者也王衛不可使單弱天下之大義又祈父所當盡職者故一再言之于前父母不可使勞苦一己之至情故一言之於後蓋作此詩者亦爲衛王之人故先公後私其言如此然靡止者已也已

為輕故雖再言而意猶緩尸饔者母也親為重故雖一言而情則切矣其曰亶不聽切責之也而仍曰胡以繼之所以終致其婉曲之情而欲其聽之也怨而不怒此之謂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賢者將去而欲留之辭至于一再則其意已勤矣既而知其勢之不可羈志之不可奪也則多方百計以留之故思其來則欲縻以好爵庶乎其鑒禮賢之意而或可縻也萬一不可縻則但得其去之意少緩斯亦足矣故又欲其慎之勉之庶乎其去國遲遲忘世不果而可少淹也蓋謀所以留之計靡不至而後出此是以雖好爵不足縻而不自知雖其志不遂而不

之恤其意蓋甚苦矣末章則賢者已去而在空谷矣
然其人雖親勞賤之事而實有如玉之德使人愛惜
而想慕之故雖其跡之已遠而猶望其音問之相聞
云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
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黄鳥黄鳥無
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

諸父

人生一本由一本而推之諸父諸兄宗族而莫不得其道則在平時而相睦處患而相扶持非他人之所能如也今舍其父兄宗族而適他人意謂他人之可依也而不思我能厚宗族何必去父母之邦不能厚父兄而能厚人乎人亦豈能厚我哉又況世衰道微民心離散之時乎必致困窮而反然後知親者為可親天倫之不可薄如此是人也不知其人之不可與

明而擇居之不智不責己而責人不仁知其不可不
即去而猶言旋而言歸不勇蓋無一之足取矣夫子
之存此詩政欲以為世戒也而時君使民之如此其
政教亦可知矣然此世教衰微民不興行即有此俗
不必亂亡流離而後有此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

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

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與前詩不同此人以貧故而依昏姻此昏姻所當念者而不見收恤此婚姻之薄也所謂不婣之刑正為此等設也然之人也不謂其以貧見厭止言其以新舊而異故見責人忠厚之意焉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槖槖風雨攸除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三百九十言所成之多濈濈濕濕言所養之充孔子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角濈耳濕非茁壯乎其長固未已也詩人深得物理而巧於形狀如此

或降六句承上文牛羊言牛羊隨所在而適其性牧者從所適以順其性三十維物專以色言若牲則色有騂黝白㸑之等角有繭栗握尺之等而體必博大肥腯而後可為牲也且言其可為牲者無不有也用牲以祭祀為大

爾牧來思承上文爾牧而言不特持雨具齎餱糧而

無費事亦且取薪蒸搏禽獸而有餘力牧事之成可
知既言爾牧又言爾羊與上章互文又專舉羊以見
牛蓋羊比牛最易瘠易病今充肥者常堅強盛多者
不騫崩蹷之以肱羊亦知人之意而順其命來升固
見羊之馴而畢既二字尤盡羊之性蓋羊來有一之
或後入牢有一之不能則此羊即有病矣故畢既二
字不特不羣疾乃無一病者也
牧人乃夢實有此夢占者以為吉夢而獻之于王故

詩人述之以為牧人既成牧事而得吉夢乃國家將
有年豐民衆之祥不特牧事之成而已所以別發一
意進一說以結此篇也前篇之夢非實有此夢詩人
祝願其有此夢耳此篇乃實述此夢故傳於彼言頌
禱而此不言云　愚謂此篇言爾牧者乃親牧牛羊
於山谷草野之人也故何蓑笠負餱糧取薪蒸皆賤
者之事末章言牧人乃掌牧之官即周禮之牧人也
其屬自有府史等安得身荷蓑笠負餱取薪之事哉

惟其為掌牧之官故有以感天地陰陽之氣而夢而
夢必有驗也況首言爾牧末言牧官斯見牧事之成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
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
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
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
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

婣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
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
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
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
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
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
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首章言國卒斬而尹不察猶若非尹所致特尹不察

耳緩辭而略責之未迫切也
次章即明言尹之不平不平即尹之病根也一辭已
盡其實又言天怒民怨而莫知懲則直辭而切責之
矣次第而言詩之法也
三章承上章不平之說而告之以當平也
四章以王委任尹尹委任小人言尹使庶民弗信已
不可況罔天子而可乎若能平其心而退小人遠姻
婭則小人無由進而天下猶不至於危殆其曰勿曰

無猶有戒之之意焉
鞫訩大戾即前卒斬薦瘥等也言尹若能平其心必躬必親式夷式已則禍或可止也猶有告戒勸勉之意焉
六章又據今喪亂靡定而言其日甚使人憂之然誰秉國成而不自為政乎言平其心以為政是在我而已初無難事也盖猶敎之以此欲其自反而自得之也此詩雖譏刺甚切而告戒亦至盖家父大夫也故

效忠於君相者如此

七章言天災民亂隨處皆然無可逃者欲使尹氏知之而或有改也

八章言尹任用小人所在布滿風俗人情俱為之變相矛之惡猶可制相醻之懌不可測欲尹知其情狀而遠之也

九章言尹氏以不平致亂則王將不得寧矣然豈有他哉是在尹之心而已心即是而能懲則猶可及止

也若不懲其心而反怨人之正已則使王之不寧也必矣至此而及王蓋亦所以諷王也正者家父自謂也

末章言致亂者尹心之不平而用尹者王心之有蔽也故尹氏之亂本由其心之不懲王之亂本由其心之不訛王心之不訛又尹心不懲之本也以究王訩兼尹而言也欲訛王心者人臣格君之忠以畜萬邦尤人臣事君之職有所畏避而不言豈家父之本心

哉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

憋名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
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
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
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玆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
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
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
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此詩述憂之辭為多蓋大夫見天變民訛國將亡而民益困已有言而人莫信其禍皆由於嬖妾幸而小人進故憂之又憂而作此詩首章言天變民訛皆可憂而民訛尤可憂蓋天道遠人道邇訛言變惑衆聽

搖動人心禍亂将起於不測知者憂禍於将萌而為之成病矣

次章言生值訛言之時已憂而衆不然是以反為所侮

三章述己之憂民将因虜而國将危亡也

四章言民方困而天未定天若有定固能勝人然今上帝誰憎而未定耶蓋當未定之時而望其有定甚切也傳謂天非有所憎其福善禍淫乃自然之理若

然則有以自解而不必憂矣此說於理甚精于情似疎蓋謂淫者固可憎而民何辜是以望之

五章言天定既不可待則人有能止訛者惟故老明事之是非占夢決兆之吉凶此為可望而今皆自以為是竟莫知其言之是非則人之止訛者又不足恃矣此一章專為訛言而發

六章言己處亂世畏懼之甚不得已而號斯言則皆倫理之言也然今之造訛喜亂者胡為肆毒害人亦

且及于我乎是以使我跼蹐如此即前所謂是以有侮者也作詩者為大夫故有當言者不得已也

七章承上章言人之肆毒我者乃天欲抓我也蓋不特斯人雖昔嘗求我而不可得者今亦不能用其力即所謂念我獨兮者也

八章乃言天變民訛國危民困之由皆由于褒姒此為可憂之大者故先言憂心以發之全盡為滅半滅為威言將威也燎之方揚或曰興也此當曰賦又興

后夫人死而謚如曰文姜哀姜妾止稱國姓褒姒如
稱齊姜宋子雖生存亦以是稱
愚謂九章十章忽取物爲比而欲其無棄賢臣與前
章意旣不屬于本章詞亦不類蓋上兩章方說褒姒
不應遽舍而他說竊謂輔猶助也妻爲內助內輔車
輔正可爲比疑此謂申后也內寵並后亂之本也褒
姒賤故明言之申后尊貴故取比隱言之言王能毋
棄嫡后數親賢臣則不特不傾覆且可同濟艱險

矣輻以比王之所行員輻言相其內行也以僕比賢臣屢顧言數視顧問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

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前二章言日食之變甚大繼言不特日食而災異疊

見尤可懼而王不懲

日食由不用善人所致王不能懲方且外任大臣內

寵豔妻而未已也觀方處二字可見

抑此而下專責皇父蓋皇父尤專而貪故已受害如

此

上章不時不謀而毀人居里則有車馬而徂向者其

害可知矣此言皇父貪而自私上不顧王下不恤衆

不特已受其害也

七章已遭讒衆受禍皆由於人愚謂人兼皇父言天下病而我里病甚下乃言四方有羨民莫不逸而我友又有逸者辭若相反蓋詩人借彼以明此耳毋以辭害意也此詩詳言天地災異歷指臣妾姓名又專責皇父可謂切直而無婉曲矣然已雖受害而安於命蓋有田祿之賢者歟詩言災異此篇最詳七月盡天道之常十月之交盡天道之變所謂天道備於上二詩尤可觀有國所當鑒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饑饉全家死絶如斬死者衆多如伐兵戎環境米粟不通賑救不至民在死亡之地而不得出如淪相籍如鋪天所降曰斬伐人所受曰淪鋪非親見此厄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周之族姓有遭饑饉死者有為兵戎所殺者而未有

底止故有以兆易姓之禍莫知我勩去者不知留者
勞苦也莫肯夙夜言在公之大夫但知避灾害而去
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言諸侯無朝見而來者惟已獨
留此詩所以作也
敬爾信與畏言人有辟言而不信則行無所底故當
各敬爾身能敬其身則辟言所當相畏若不相畏是
不畏天也葢將見其去而先欲其聽已言也
莫肯用訊即莫肯夙夜之意人有辟言而已不信是

不敬其身也已有辟言而不盡告王雖曰敬身畏禍而亦不當若是恝也於是責去者之意昭昭矣此章方兼兵戎饑饉言

五章言王惡忠好佞而言之難六章言王好枉惡直而仕之難哀哉哿矣極難而深悲之孔棘且殆明言而極論之不能言即不可使者皆反辭以形容之二者之難誠難矣然彼已之所同而已未嘗去也故末章欲去者之復還焉

無言不疾諒其懼禍之情誰從作爾室破其拒我之
辭以庶幾其復返也詩人可謂忠君愛友之道兼盡
矣吁當時之大夫君子邦君諸侯不若一暬御者多
矣聞其言者能無愧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
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
胡底　我龜既猒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
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
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
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詩有起詞然後入事蓋詩體如是自然之法也傳以此章之語為相戒之端詩體便可見矣兄弟相戒而

首及父母此同氣同體之真情不能自已者是相感
動也二人字重意重韻
次章便說時事正是此詩入事本旨蓋上飲酒而下
化之時人昏醉之風日富必將有禍敗故我兄弟當
各敬爾之儀不敬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又得蓋
一失此理即有死之道矣可不懼哉
前章既戒兄弟此章又戒諸子蓋昏亂沈醉之世兄
弟固當各敬而子弟血氣方剛習俗易移尤所當戒

故當用善教之則無不可使似已也

四章而下復承前說而申致戒端言兄弟和平患難無不相須何可使日月虛度和平不及共樂患難不及相恤以詒無窮之悔以貽父母之羞故當勤夙夜以無忝父母則所以處亂世者宜無不盡矣此申述首章念二人之意

五章申第二章第三章之意言彼醉酒而至于淫刑矣彼醉酒吾猶當敬況淫刑而及於鰥寡矣而可不

求所以自善之道乎於是卜之而卜者亦謂自何而能善乎惟在自善而已此可見各敬用善之道無可疑也能穀與前式穀之辭相應傳釋自何二字為何自能善則為命卜之辭愚以自何為卜者之答辭謂自何而能善惟在於自善即楚辭善不由外來之意末章乃極言所以自善之道惟在敬謹畏慎如恭人之所為則善矣臨谷臨淵同意而異言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
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
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
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
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
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
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
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首章言己得罪於天而不知以何罪蓋自傷之辭云如之何自歎己無以處此蓋共子職而怨不可親之過大而不怨亦不可故傷其無以自處以起後章次章猶不忍言惟反覆述其悲傷而不及乎他蓋孝

子不忍遠言又詩體貴優柔也
三章方說父然止說已無瞻依無屬離而歎已不時
而已
四章言已無瞻依如舟流五章言已無屬離如壞木
皆無怨懟父母之辭皆無怨其見棄逐之意傳於二
章言猶見棄逐者蓋詩本為棄逐而作故傳以作詩
本意於此言之然詳其辭意不過承前申言已無瞻
依屬離而極道其憂傷而已孟子所謂涕泣道之者

正此也

六七似微有怨父之意矣雖曰怨慕然恐終非宜白

惡傷其父之意竊謂此二章乃太子為其母之辭故皆

稱君子而言其忍惠謂恩愛妻望夫之辭也稱予者

代母言也其曰加者明母無罪也母子一也又同得

罪者也故不言母而言予亦愛母之意也且母子俱

逐而不能為母致涕泣之辭是知有父而不知有母

亦豈若是恝哉

末章亦為母言告王而本其初致亂之由耳屬於垣謂褒姒之黨末又為母言告褒姒戒其無居我之處無任我之事既又為母自嘆而為絶望之辭以寛褒姒之讒妬庶幾王之或悟母子之猶可保也故以此而終篇焉谷風去婦告新昏亦用此四句

謄録監生臣周謨揚
謄録監生臣沈霖